


江山美人

JIANSHANMEIREN

祝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江山美人

祝勇

JIANGSHAN  
MEIREN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山美人 / 祝勇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078-2716-3

I. 江... II. 祝...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21983号

## 江山美人

著 者	祝 勇
责任编辑	何 清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7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8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716-3/I · 206
定 价	26.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一九六八年出生于沈阳。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阅读》、《布老虎散文》主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驻校作家。

至今已出版作品三十余种。其中，《祝勇文化笔记》已出九种。长篇实验文本《旧宫殿》获中国作协郭沫若文学奖、第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提名奖。大型电视片《一四零五·郑和下西洋》由中央电视台拍摄，获香港TVB（无线电视）台庆最具欣赏价值大奖。

Zhu Yong was born in 1968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Shenyang and now resides in Beijing. He has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writing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New Prose Movement" and has authored more than thirty books. Among them, *The Old Palace* received the Guo Moruo Prize for literature presented by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was also nominated for th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

His television documentary, *1405,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Seas*, filmed by CCTV, received Hong Kong's TVB Festival's award for most enjoyable production. During historical political dialog between Beijing and Taiwan, Zhu Yong was on-site in Beijing broadcasting live for CCTV for the talks involving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KMT) Lien Zhan and chairman of the People First Party (PPF) Song Chuyu.

He is also the artist-in-residence of U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literary publication, *Cloth Tiger Essays*, and the intellectual publication, *Read* magazine. Currently, he is writing a book on ideolog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be titled *Body in Revolution*.

# 自序

对于一个远行人来说，阐述远行的意义是多余的。更多的远行人是像我一样悄无声息地上路的，丝毫没有把自己的行旅变成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企图。相对于大地而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除了我们自己。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改变自身的历史。变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局部中出现。机敏的人能够觉察到它，并且把握它，而更多的人则对此一无所知——他们通常将一切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自己身体的发言权。命运潜伏于身体之中，并且通过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借助于身体的参与，命运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所以说，身体是重要的，包括身体的某一个具体动作，比如：行走。

在我看来，行走是那么的富于神秘性。在这一由双脚的交替运动构成的动作中，暗含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大地上道路繁密，纵横交织，没有规则，并且，拒绝透露它们未来的走向。所以，每一次对道路的抉择都无异于一次冒险。而行走，正是由一系列不大不小的冒险组成的。作为一种动作，行走没有秘密可言，但行走的结果却神秘莫测。我们只看得到开始，却永远看不到结局。

很多年中，我对行走充满迷恋。行走为我提供了更多的道路，使无趣的人生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和诡秘。每一个路口都埋伏着一个不容躲闪的问题，向我逼近。我发觉我的生命被越来越多的悬念所控制。那些悬念雇用了我的身体，使它愈发机敏和不知疲倦。

对于许多人来说，屁股正日益取代双脚成为身体的权威部门。这刚好与屁股在身体上的醒目位置相吻合。屁股的事业方兴未艾。在屁

股的主使下，各种型号的沙发、座椅成为安顿身体的最佳场所。即使在旅途中，人们仍然习惯于坐姿——他们把跨越空间的任务交给了汽车、火车和飞机，身体则对空间的转换毫无反应。车站与机场把世界连在一起，使整个世界构成一个超大的城市，人们从摩天大楼、立交桥和机场出发，抵达摩天大楼、立交桥和机场。所有的命运都写在机票上，精准无误，像工厂的流水线，没有意外，也没有奇遇。身体的使命变得日益单一。旅行的速度越快，意味着他们离大地的距离越远；交通工具越是便利，人们越是臣服于某种既定的生活，不再对别样的生活抱有幻想。于是，交通工具迅猛发展反而取消了旅行的意义。屁股唆使人们彻底地告别道路，双脚的功能也因此被废除。舒适的座椅，使身体呈现出一种向下沉落的姿态，在慵懒、安静与适度的沉迷中，人沦为机器的附庸。

与此同时，道路正以各种扑朔迷离的神奇意象诱惑着我们的双脚。它用各种不可重复的体验犒赏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对既定的生活发出质疑甚至挑战。它否定界限的存在，使我们的生命随时处于出发状态。

“在远方，在我们的视域之外，一条木桥正轻盈跨过永泰明澈的溪流，吊脚楼头，桃花源的雨洗净如鳞的屋瓦，清晨新鲜的阳光悄然漫过楠溪江畔的一扇花窗，马头墙投下层层叠叠的阴影，白发老人在阴影中追忆，徽州的繁华已成依稀旧梦……”<sup>[1]</sup> 这是敬泽对道路的描述。道路把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我而言，它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得以从粗糙的现实中突围，直抵细致斑斓的古代。生命的奇迹孕育于道路中，对它的美意，我全部笑纳。我的视觉、听觉、触觉、记忆、想象、情欲，我所有的身体功能，都在行走中得以恢复和强化。我从现实的粗暴干预中解脱出来，我的脚重新与大地衔接，

---

[1] 李敬泽：《大地上的标记》，见《冰冷的事乐》，第一七五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这让我觉得安妥，因为我的身体重又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一部分。在大地上，即使死亡也是荣耀的。而城市里那些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正在抽干人们身体里的水分，使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干瘪标本。

物质主义的现代迫使我们在同质的生活中奔波，而与异质生活隔绝开来。连我们的历史记忆、那些古老而精美绝伦的生活方式，都被宣布为非法，它们遭到通缉，全副武装的推土机随时准备铲除它们。但道路把其中的幸存者隐藏起来，在山路逶迤的远方，它们完好地保持着原有的样貌。四处蔓延的高速公路实际上是一条断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以电影天才大卫·林奇炮制了一部喻意深刻的电影：《迷失高速公路》（Lost Highway），而那些乡土间的原始道路则是完整的，不仅保持着与已逝岁月的神秘联系，而且暗藏着有关未来命运的若干隐喻。

本书是一本道路与行走的书。我在自己的道路上遭遇别人的道路，在现在的道路上遭遇过去的道路，所以，这既是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也是一本关于历史与未来的书。也许本书对于任何人都不重要，但对我来说，它是重要的。我通过它表达了我对道路的感激之情。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北京



## 《新文界》丛书出版说明

新时期以来,新散文运动应运而生,其创作主体实力强劲,创作实绩丰硕深厚。与传统散文相比,新散文在选材、语言、结构和思想内涵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令人耳目一新。新散文的重要意义和核心价值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的探索风格和艺术理想正改写着当代文学的面貌。但由于种种原因,新散文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至今仍然有限,新散文的诸多优秀作品至今仍然遭到冷落。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严重疏忽,也是出版人的遗憾和读书人的不幸。

这样的事实提示着出版者的责任。面对优秀文本和普通读者之间的错位,出版者需要的是饱满的热情和顽强的信念。《新文界》丛书的出版,就是这种热情和信念的真诚流露。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细致工作和不懈努力,让新散文具有亲切动人的形象,以一种醒目、闪亮的方式登堂入室,成为普通读者视野里曼妙无限的风景。

用“新文界”给这套新散文丛书命名,既是由于一种直截了当的语义关联,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雄心:把新散文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统揽其中,一网打尽。这固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但却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持久动力。有了这样一种动力,《新文界》丛书就不会流于平庸,也不会半途而废,它的精致质地、高雅品位和宏大格局就会有充分的保证。

让我们一起努力,一同期待。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年6月

# 目 录

自序 .....	1
北京站 .....	1
江南·水印象 .....	5
南方的长城 .....	11
逝者如斯 .....	17
草鞋下的故乡 .....	23
美人谷 .....	33
永别周庄 .....	65
漂泊的地图 .....	77
古道上的沙溪 .....	91
衙门 .....	97
乔家大院 .....	105
山寺闲居 .....	115
谒陵手记 .....	127
天堂下的布达拉 .....	135
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 .....	147
甲午风云 .....	169
劫数难逃 .....	185
木质的京都 .....	205
出走与归来 .....	219
后记 .....	241
祝勇著作简目 .....	243
Selected Publications of Zhu Yong .....	245

## 北京站

火车站于是成为许多故事千篇一律的开始。这里既是空间的开始，也是时间的开始——车站里永远开启的大门，和车站顶上永不停止的自鸣钟就是对它的注解。车站是一个人通往一座城市的公共接口，它连接着许多相互交织的路线、捉摸不定的事件和随时变换的机遇。对此，人们手中的地址没有做出更多的交待，因而有人对此完全没有预感，他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先约定的，像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无误，所以，老谋深算的街道和喜怒无常的命运经常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

真正的故事有时就藏在火车时刻表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枯燥数据相互拼接和勾联，如同暗码一般，以隐晦的方式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件。我相信一个人从一个时间或者从另一个时间走出车站，他的命运会有所不同。

北京站的确切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毛家湾胡同甲十三号，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个地址。地址是使人停下来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址”里面藏有一个“止”字得到确认。但北京站不能使人停下来，人们总是尽可能迅速地通过它以到达某一个地址，而车站本身的地址反而遭到忽略。

第一次走出北京站的人会对眼前的一切感到迷茫，尽管他手中可能握有一个确切的地址。突如其来的街道、楼房、广告、汽车、行人、乞丐、骗子，会一下子弄乱他的头脑，把他手中的那个有着精确刻度的地址篡改得模糊不清、不知所云。只有车站本身是明确的，像水流中一座可以依靠的孤岛。

但是火车站不允许长久停留，尽管没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但这已成为常识的一部分。除非乞丐，或者准备在这里换乘已经晚点的列车，没有人愿意在这里耽搁时间。所以火车站只能作为故事的开始，它只能寻找另外的空间延续。

火车站于是成为许多故事千篇一律的开始。这里既是空间的开始，也是时间的开始——车站里永远开启的大门，和车站顶上永不停止的自鸣钟就是对它的注解。车站是一个人通往一座城市的公共接口，它连接着许多相互交织的路线、捉摸不定的事件和随时变换的机遇。对此，人们手中的地址没有做出更多的交待，因而有人对此完全没有预感，他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先约定的，像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无误，所以，老谋深算的街道和喜怒无常的命运经常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

真正的故事有时就藏在火车时刻表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枯燥数据相互拼接和勾联，如同暗码一般，以隐晦的方式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件。我相信一个人从一个时间或者从另一个时间走出车站，他的命运会有所不同。时刻表里隐藏着许多无比复杂的命运公式，一

个数据的变换势必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有许多种彼此不同的命签在火车站迎候着人们，等待人们抽取。

我是在十八年前一个星光黯淡的凌晨走出北京站的，黑夜隐去了我接近北京的过程，使这座城市像电影一样在黑暗中突然闪现。几乎所有的道路都通向车站，城市的神奇反衬出我的孤独和无助。这种感觉只有在那一天有过。很多年后，当我成为这里的常客，有时甚至不带任何行李，而只带一张报纸登上火车，我还在努力回忆着那个凌晨的感受。这座车站是一九五九年建成的十大建筑之一，据说不仅是民族风格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而且创造了现代火车站建设的速度奇迹，但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我毫无意义，我甚至没有去认真打量一下这座建筑。我从那个凌晨急匆匆地走向今天。我想，我必须经过那样一个凌晨出发，在经过一系列事件之后，才能成为今天的我，如果我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站，我就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比如：郭路生。

在火车站我们通常只记得一个简单的地址，那是我们即将抵达和暂时安身的地方，湍急的人流中，它让我们踏实，仿佛一个事实写好的结局，拒绝着涂抹。除了那个地址，我们什么都不在意，包括火车站的地址、样貌，以及身边交替出现的脸。这些人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相遇，彼此发生影响，但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曾在同一时空里在火车站出现过，这是他们记忆里的盲点、命运中的秘密。站前广场每天都公开发表这样的秘密。



## 江南·水印象

像所有的褶皱，河流复制河流，无限衍生，势力强大，把南方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辖区，包括：石桥、汀步、廊棚、粉墙、黛瓦、船舶、芦苇、柳树、渔米、药材、月光、梅雨、诗词、画轴、文房四宝、藏书楼、琵琶、目莲戏、皮黄、青衫长袍、爱情、朝代。褶皱肆意繁殖，遗传的影子随处可见，仿佛它们是事物的根源。而所有一切都在它们身上蛰伏。水的方向随心所欲，毫无预兆，那么，它管辖的事物都将因它而变，像多米诺骨牌，一个跟随一个，作出应对。

周庄、同里、西塘、乌镇、南浔、锦溪、朱家角……风姿华美的袖珍小镇在长江下游一带遍地皆是，仿佛种粒，在水的灌溉下茁壮生长。水成为生活的参照物。美人靠在“美人靠”上，通过水来鉴照自己的青春。水如同镜子，本身是空，是虚无，但它能容纳实有的生活。没有水，生活将隐于黑暗中，将被埋没，难以发现。

南方的水，遍布神奇的皱褶。透明、轻巧、恍惚。

与女孩子衣上的皱褶不同，水上皱褶是游动的。女孩子衣上的皱褶也常是游动的，在她们行走的时候，皱褶便随她们行走的节奏而出现变化，但是，当她们静止下来，比如当睡眠时，皱褶便陷入寂寞。

由于土布的自然垂感，或者由于经年的水洗，她们的衣裳分布着一些皱褶，就像那些因山形起伏而岔开的小径。织物的质感遮掩了肌肤的光泽，使它愈显神秘和性感。但皱褶与身体的曲线有着某种呼应关系，它用一种暗语来传达身体的魅惑。

水上的皱褶却从不寂寞。在河流的表面，这些天生的花纹每时每刻都变着形态，仿佛它们的生命中，蕴含着无穷的活力。我把每一缕皱褶都看成一个独立的生命，有自己的情感和命运，有它们的来路和去处，有炫目的光芒，也有漩涡和陷阱。

南方的河道，方向是隐晦的，婉转迂回，不像北方平原上的河流那样一目了然；水上皱褶无疑又增加了河的变数，让它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水上皱褶具有超强的繁殖力。我亲眼目睹一缕皱褶在瞬间变幻出几个，那几个又在继续繁殖。在河流中，我见证了数的变化，一种几何级数的递增，我第一次意识到数学的美感。水上的数学，隐喻着万物间的隐秘联系。

一种联系存在于水与衣裳之间，皱褶就是它们通用的暗语。可以说，衣上的皱褶是由水上皱褶孕育而生的。女孩子们在河边浣衣，皱褶就从水上蔓延到衣服上。即使衣服晾干，皱褶依然存在。皱褶证明了水的无处不在，干爽的褶印是水的另一种形态。

河流是大地的皱褶。在大地之间闪耀和晃动。



那些皱褶有一种繁复的美，无可救药地反复出现，层层推进，像冥想一样没有止境。一种无规则的均匀。它们重新划分了大地的单位，一级一级地，使它变得无穷小，分散成无数个气韵生动的细节。

所以，南方人总以细节的观点看待河流。在他们眼中，河就是水，是河的现在时，而不是来世和前身。河流的时态被取消。五十年后的孩子，和五十年前的孩子看到的河是相同的。河流使时间停止，岁月漫长，而河自身却是流动的，逝者如斯。

像所有的皱褶，河流复制河流，无限衍生，势力强大，把南方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辖区，包括：石桥、汀步、廊棚、粉墙、黛瓦、船舶、芦苇、柳树、渔米、药材、月光、梅雨、诗词、画轴、文房四宝、藏书楼、琵琶、目莲戏、皮黄、青衫长袍、爱情、朝代。皱褶肆意繁殖，遗传的影子随处可见，仿佛它们是事物的根源。而所有一切都在它们身上蛰伏。水的方向随心所欲，毫无预兆，那么，它管辖的事物都将因它而变，像多米诺骨牌，一个跟随一个，作出应对。

周庄、同里、西塘、乌镇、南浔、锦溪、朱家角……风姿华美的袖珍小镇在长江下游一带遍地皆是，仿佛种粒，在水的灌溉下茁壮生长。水成为生活的参照物。美人靠在“美人靠”上，通过水来鉴照自己的青春。水如同镜子，本身是空，是虚无，但它能容纳实有的生活。没有水，生活将隐于黑暗中，将被埋没，难以发现。

南方人让水来围拢自己的生活。在丽江，水干脆就从房子底下通过。在丽江似乎找不到水井。饮水时候，掀起地板上的一个盖子，水就近在咫尺。地板上空洞的方框就像一个取景框，杂花浮动的水流像万花筒变幻不止。

沱江上的吊脚楼也使人们得以枕水而眠，只是与丽江相比，楼板距水面高些。躺在吊脚楼里，透过楼板间胳膊粗的缝隙可见深处